

從認知角度試論《六度集經》中總括副詞 「皆」與「都」的語義功能

楊安娜*

摘 要

本文窮盡性地考察了《六度集經》中「皆」和「都」的用例，通過對這兩個總括副詞量化對象的語義特徵、語義指向以及分布的語言環境的比較，概括出它們句法特徵的差異，並嘗試對二者的語義功能提出假說。

關鍵詞：六度集經、皆、都、次第掃描、總括掃描

* 日本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生。

一、前言

近年，關於中古時期的總括副詞「都」的研究很多，¹比如「都」的句法特徵問題、語義指向問題、語氣副詞用法產生的時間以及動因等問題都有學者作了探討，但對於「都」與其他具有相似功能的總括副詞（如「皆」、「俱」、「具」、「共」、「悉」等）在語義句法功能上究竟有何差異等問題的研究還未得到充分的展開。

爲了更有效地弄清楚這個問題，本文將語料限定為《六度集經》，對這個問題作一個嘗試性的探討。

本文選擇《六度集經》作為語料的理由如下：

（一）《六度集經》成書於三國時期（公元 252 年）的建康，為吳康僧會所編譯，屬於「本生經」的佛教文獻，現存版本共八卷，收錄了 91 篇本生故事及佛傳故事，按照「六度」進行編排。松江崇（2010：11-15）中通過比對《經律異相》中所引《六度集經》與現存《六度集經》的對應部分，確認了二者相互對應的文本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從而證明《六度集經》確實體現了南北朝時代的語言狀態，作為中古時期的漢譯佛典語料的真實性很高。

（二）從總括副詞雙音化來看，《六度集經》中只有「皆悉」（3 例）、「咸共」（1 例）兩種雙音節總括副詞，而同樣成書於中古時期的《雜寶藏經》中有 6 種（「皆悉」（2 例）、「悉皆」（12 例）、「都悉」（1 例）、「皆共」（6 例）、「盡皆」（4 例）、「咸皆」（5 例）），《賢愚經》中雙音節總括副詞也有 5 種（「皆悉」（35 例）、「悉皆」（28 例）、「都悉」（1 例）、「皆共」（6 例）、「咸皆」（9 例）），並在數量上遠遠超出了《六度集經》。這說明《六度集經》中的總括副詞雙音化程度要低於《雜寶藏經》與《賢愚經》，我們可以推測《六度集經》中的總括副詞還保留著較古老的用法，語義功能方面重合的部分可能極小，這為我們弄清它們的語義功能差異提供了便利條件。

首先，我們調查了《六度集經》中總括副詞的大體使用情況，²列表如下：

¹ 中古時期是指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² 現代漢語中與總括副詞「都」功能相近的還有「全」，關於「全」的副詞用法始於何時，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京都：朋友書店，1958 年），頁 285，認為是南北朝時期，但筆者通過對《六度集經》中「全」的用例的調查，未發現有該用法。

表(1)

詞目	頻次	所佔比率	詞目	頻次	所佔比率
皆	122	32.9%	咸	9	2.5%
俱	79	21.3%	並	6	1.6%
都	53	14.3%	盡	4	1.1%
具	35	9.4%	總	1?	0.3%
共	30	8.1%	皆悉	3	0.8%
悉	28	7.5%	咸共	1	0.3%

依據上表我們可以看出，位居前六位的「皆」、「俱」、「都」、「具」、「共」、「悉」占居了整體總括副詞使用 93.5%，其他的總括副詞在《六度集經》中的使用並不常見。而這六個常用總括副詞雖然在量化複數或整體對象的功能上具有相似性，但除了「皆」與「都」是只單純表示「全，都」之語義，而無其他語義之外，其他幾個總括副詞都還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實詞語義。本文將參考李宗江(1998：82-84)，對這幾個副詞進行分析。³

「俱」

「俱」同「皆」一樣，都源於〈協同〉義，「皆」在上古時期就已經虛化為總括副詞，在《六度集經》中也只表示單純的總括作用，而「俱」似乎不同。

(1-1) 昔者菩薩，貧窶尤困，與諸商人，俱之他國，其衆皆有信佛之志。(3-1c)

(1-2) 遠國梵志，聞王好施，濟衆生之命，遠來歸窮，於樹下息。俱相問訊，各陳本末。

(3-5b)

(1-3) 昔者菩薩，伯叔齊志，俱行學道，仰慕諸佛難逮之行。(3-37a)

(1-4) 七國興禮，造國親迎，俱會相勞：「翔茲何爲？」(3-46c)

上述各例中的「俱」似乎更強調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施事「同時在一起」做某個動作，基本上都可以解釋為現代漢語的「一同，一起」。

「具」，「悉」

「具」，「悉」都源自於〈完備、全面〉義(李宗江 1998：84)。我們調查了《六度集經》中「具」與「悉」的使用情況。35 個「具」的用例中有 22 個與「言、說、聞」等表示言語傳達義的動詞連用。⁴

³ 本文所用底本為《大正新脩大藏經》，引用方式如(4-12a)表示《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卷12頁上段，其他依此類推。又，用例中未註明佛典出處的均出自於《六度集經》，引用例中的「*」表示其後的詞語存在版本差異。但需指出的是，只有當該詞語的版本異同會影響本文討論時才會作以說明。

⁴ 具體用例數為：言(1例)，見(1例)，聞(2例)，知(3例)，陳(6例)，說(6例)，解說(1例)，云(1例)，白(1例)。

(1-5) 婦聞佛德流淚，具陳嬌妬之意。(3-38a)

(1-6) 王懼叫呼，群臣驚愕，皆詣殿下，質問所以，王具說其狀。(03-29a)

(1-7) 道士以神足，忽然之王所，曰：「將欲何求，勞志若茲？」曰：「吾志所存，子具知之。」(3-3a)

(1-8) 佛說如上，使返具聞。(3-31b)

這些用例中的「具」都可以認為是量化賓語的總括副詞，同時還都含有〈完備、全面〉之意，可解釋為「詳細地、完完全全地」。「悉」的虛化程度要高於「具」，許多用例中的「悉」已接近純總括副詞的用法，但還是能找到實詞義的痕跡。

(1-9) 於一水上，逢數乘車載重病者，曰：「爾所之乎？」答曰：「之仙歎所，庶全餘命。」仙歎即還，從王貸金五百兩，市藥以療，病者悉瘳。(3-3c)

(1-10) 勅使者，令行國界，取生盲者，皆將詣宮門。臣受命行，悉將國界無眼人到宮所。(3-50c)

(1-11) 海諸龍神，僉會議曰：「吾等巨海，唯斯三珠，為吾榮華，道士悉得。……」(3-4c)
上述 3 例中「悉」所指對象均在上文中出現過，是一種名詞回指現象，「悉」似乎傾向於表示該特定範圍內的成員無一例外，當為「全部，無一遺漏」之解。

「共」

來源義為〈聚集〉義。(參見李宗江 1998：83)

(1-12) 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時與五百應儀，菩薩千人共坐。(3-1a)

(1-13) 山中有一跛人，婦與私通……婦觀山高谷深，排婿落之，水邊有神，神接令安。婦喜得所，還跛共居。(3-18c)

(1-14) 昔者菩薩，與阿難俱畢罪為龍。其一龍曰：「惟吾與卿共在海中，靡所不覩，寧可俱上陸地遊戲乎？」(3-27c)

(1-15) 是時衆中有兩比丘，其一比丘名「精進辯」，一比丘名「德樂正」，共聽經法。(3-34b)

(1-16) 昔者菩薩，身為龜王，晝夜精進，思善方便，令衆生神得還本無。又有龜王，共處深山。(3-33c)

上述幾個例子中的「共」似乎都可以解釋為「共同，一起」，且施事者多可分為兩方。如(1-12)為「佛與(應儀+菩薩)」；(1-13)為「婦與跛人」，其他類同。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六度集經》的總括副詞的虛化程度並非是同步的，其中，從使用頻率和實詞語義的殘留程度來看，只有「皆」與「都」是完全虛化了的總括副詞，那麼這兩個總括副詞在《六度集經》中除了有語體色彩上的差異以外，在其句法分布以及語義功能方面究竟有何不同？本文接下來將著重對這個問題進行考察與分析。

二、量化對象的有生性 (animacy)

Croft(1990/2003: 130)從類型學的角度考察了名詞有生性對句法現象的影響，並提出有生性的層次結構：

first/second person pronouns < third person pronoun < proper names < human common noun < nonhuman animate common noun < inanimate common noun

Croft(1990/2003)認為在這個層次當中，有生性越高越容易與各種語法現象共現。本文按照 Croft(1990/2003)的有生性層次分類，來考察「皆」和「都」所指名詞句的有生性程度對「皆」/「都」分布的影響，考察結果如下：

表 (2)

	第一、二人稱代詞	第三人稱代詞	固有名詞	人的普通名詞	非人的有生名詞	非有生名詞
皆	0	0	0	57.4% (70/122)	3.3% (4/122)	39.3% (48/122)
都	0	0	0	11.3% (6/53)	3.8% (2/53)	84.9% (45/53)

在「皆」與「都」的用例中，我們沒有發現量化對象為人稱代詞和固有名詞的用例，但在後三項上「皆」和「都」的量化對象呈現出不同的分布特徵。

【皆】指向「人」的用例大約為指「物」用例的 1.5 倍。具體代表例如下：

(2-1) 昔者菩薩，貧窶尤困，與諸商人，俱之他國，其衆皆有信佛之志。(=例(1-1))

【指人】

(2-2) 王曰：「勝則彼死，弱則吾喪，彼兵吾民，皆天生育。……」(3-5b)【指人】

(2-3) 太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珍，恣民所欲，布施訖竟，貧者皆富。(3-8b)【指人】

(2-4) 佛在水邊，光明徹照龍所居處，龍覩光影，鱗甲皆起。(3-42b)【指物】

(2-5) 兒在母腹，初如凝粥，以漸長大，三十八七日，身體皆成。(3-40b)【指物】

【都】絕大部分指「物(包括抽象事件)」，其用例數大約是指「人」用例的 8 倍。具體代表例如下：

(2-6) 鴿踰自重，自割如斯。身肉都盡，未與重等。(3-1c)【指物】

(2-7) 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3-13b)【指物】

(2-8) 道人自觀，內體惡露，都為不淨。(3-41a)【指物】

(2-9) 身奉十善，育民以慈，鞭杖衆兵，都息不行。(3-20c)【指抽象事件】

(2-10) 長者即復呼衆僧，比丘都集，往觀小兒，說經故事，初無躓礙。(3-36a)【指人】

另外，「皆」所指的 4 個非人有生名詞用例如下：

(2-11) 時有鳥蛇各一，亦驚俱隕焉。體皆毀傷，俱亦困矣。(3-28a)

(2-12) 群魚巨鯢，靡不惶灼。魚王愍曰：「慎無恐矣，一心念佛，……吾濟爾等。」

魚王以首倒殖泥中，住尾舉綱，衆皆馳出。(3-33c)

(2-13) 天人鬼龍，聞當為佛，皆向拜賀。(3-39a)

(2-14) 四境讎國，皆稱臣妾。(3-2b)

從上述 4 例的上下文語境中可以看出句中的「皆」所指動物或國家，雖然其〈有生性〉的程度低於表「人」名詞，但還是有別於〈一有生性〉的表「物」名詞。

「都」所指 2 個非人有生性名詞的用例如下：

(2-15) 飢渴之人，即飲食之，寒者衣之，病者給藥，田園、舍宅、金銀、珠璣、車馬牛錢，恣意所索；飛鳥走獸，都及衆蟲，五穀芻草，亦從所好。(3-11c)

(2-16) 猴王即封之為監，衆從其謀，負石功成，衆得濟度。圍洲累沓，龍化毒霧，猴衆都病，無不仆地。(3-27a)

例(2-15)中的「飛鳥走獸」雖然是有生名詞，但在句中與「田園」、「舍宅」、「五穀芻草」等非有生名詞並舉，在句中表示布施的對象，〈有生性〉很低，此例應歸入非有生名詞類。

如果把以上幾例考慮在內的話，那麼《六度集經》中「皆」所指對象為有生名詞的用例共計 60.6%；「都」所指對象為非有生名詞的用例多達 88.7%。可見「皆」傾向於量化有生名詞；「都」則傾向於量化非有生名詞。

三、量化對象的可數性 (countable)

「皆」的量化對象與數詞性成分共現，或通過上下文可以確定其數量的用例共有 11 例，而「都」的量化對象附帶數量短語的僅 3 例，其絕大部分量化對象呈現出不可數的特點。

【皆】

- (3-1) 國人師焉。弟子五百，皆有儒德。(3-14c)
- (3-2) 王有千子，皆端正皎潔，慈仁勇武，一人當千。(3-52a)
- (3-3) 婦曰：「卿是獸中之王，吾亦人中王子，俱處斯山。吾有兩兒，皆尚微細，……」
- (3-4) 其妻有萬數，皆尋從之。(3-29a)
- (3-5) 兒所教授，城郭市里所開發者，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3-36a)
- (3-6) 諸子觀世，無常若幻，辭親學道，遠世穢垢。九十九子皆得緣*一〔宋明元本无“一”字〕覺。(3-14c)
- (3-7) 金輪處前，隨意所之，七寶皆然，飛導聖王。(3-48c)
- (3-8) 酒醒即寤，觀其陋室，賤衣如舊，百節皆痛，猶被杖楚。(3-51c)
- (3-9) 猶若兩木相鑽生火，火還燒木，火木俱盡，二事皆空。(3-16a)
- (3-10) 昔者菩薩，身為魚王，有左右臣，皆懷高行。……左右臣者，鷲鷲子、大目犍連是。(3-33c)
- (3-11) 其母及龍兄弟，皆於陸地求之。(3-29b)

【都】

- (3-12) 三界都苦 國有何賴 (3-23a)
- (3-13) 三夜之中，得三術闍，三毒都滅。(3-42a)
- (3-14) 時人皆壽八萬四千歲，都有九種病。寒、熱、飢、渴、大、小、便利、愛欲食多、年老體羸，有斯九病。(3-49c)

「皆」的量化對象帶數詞的例子要遠多於「都」，可能跟「皆」量化對象的〈有生性〉很高的語義特徵有關，通常來說，人們對有生性高的「人」進行更為仔細的個體區分，個體之間界限明顯，容易被計數，表現在句法層面上就越容易被數詞所修飾；相反對於有生性低、個體性不強的事物的認知則往往較為籠統，傾向於把這些對象認知為「集合或整體（包括類）」，不易被計數，在句法層面上就表現出不與數量結構共現的特點。「皆」的量化對象受數量結構修飾或通過上下文可以確定數量的 11 個用例中，有 7 例為〈有生性〉高的「人」正說明了這一點。

而與「皆」相對，「都」的量化對象絕大部分為非生命的物體，其個別性不如整體性凸顯。如下例：

- (3-15) 不殺衆生，道不捨遺，守貞不娶，身過都息；兩舌惡罵，妄言綺語，譖謗邪偽，口過都絕；中心衆穢，嫉恚貪饕，心垢都寂。(3-24b)
- (3-16) (阿群) 曰：「止義云何？」答曰：「吾惡都止，爾惡熾矣。」(3-23b)
- (3-17) 閑處竊寂，棄欲無爲。思惟定行，諸穢都滅。(3-34a)
- (3-18) 須彌巨海 都爲灰燼 (3-22c)

「身禍」、「口禍」、「心垢」、「惡」、「穢」、「巨海」等名詞在無標記的情況下通常被理解為物質名詞 (mass nouns)，具有不可數的特點，不能受表示個體數量的數詞限定，即便是帶有數的標記，也往往表示種類的數量（如例 (3-12)、(3-13)）或幾個集合的數量，而不能細分為個體存在的量。⁵

當然，對象認知的概念結構和語言的意義結構需要區別對待，對象認知的概念結構提供的是認知模型 (template)，而這一認知模型在語言層面上會因為認知焦點的變化發生逆轉(如認知語言學中有名的圖形 (Figure) -背景 (Ground) 的逆轉一樣)，如例 (3-9)「皆」的量化對象為「兩木相鑽生火，火木俱盡」，雖然為〈一有生性〉的抽象事件，但為了凸顯「個別性」，需要對對象分別進行有界化，其有界化手段即通過數詞「二」來實現的。另一方面，「都」的量化對象雖然也可以是〈有生性〉極高的「人」(如例 (3-19)、(3-20))，但如果認知的焦點在於強調對象的整體性，而不在于個體間的差別時，就不需要對每個個體進行具體的計數，反而會模糊個體之間的界限，表現在句法層面上即不與數詞結構共現。

(3-19) 長者即復呼衆僧，比丘都集，往觀小兒，說經故事，初無躓礙。(=例 (2-10))

(3-20) 如斯三年，四境寧靖，盜賊都息，五穀熟成，民無飢寒。(3-3c)

四、量化對象的可分性 (splittability)

《六度集經》中出現了「皆」與「各」、「每」、「別」以及名詞重疊形式共現的用例。如：

(4-1) 時有烏蛇各一，亦驚俱隕焉，體皆毀傷，俱亦困矣。(=例 (2-11))

(4-2) 是時衆僧，各各一心觀此小兒本，皆不能知。(3-36a)

(4-3) 道人自覺喘息長短，遲疾巨細，皆別知之。(3-41a)

(4-4) 術士曰：「乞金銀各千斤，奴婢各千人，象馬、牛車、衆畜事各千數。」每至諸國，所獲皆然。(3-29b)

(4-5) 轉成重病，四大欲離，節節皆痛，坐臥須人，醫來加惱。(3-16a)

關於「各」、「各各」、「每」、「別」，魏培泉（2004：303-320）有比較全面的分析。他

⁵ 劉丹青：〈漢語類指成分的語義屬性和句法屬性〉（《中國語文》第5期，2002年。）中指出：「在人的認知域裏，非生命的個體是很不突出的，還不如類凸顯，所以在有數範疇的語言裏很多物質名詞干脆就是不可數名詞，其個體性完全被語法系統忽略，即使加上數的標記也往往表示某種類的數量而非個體數量。」

認為「各」在句中的效用等於是讓主語和謂語形成對應關係，⁶也就是說主語中所指涉的每個個體對應於謂語所指涉的每件行為；「別」有「分開不同」的意思。⁷「每」在句中做狀語，其意義為「每次」、「每當」，即分配義。該句的意思為「每到那些國家所獲的物品都是這樣」；「皆」的量化對象為「每次獲得的物品」，具有可分性。而「各各」一詞，則是強調不同的個體或個體的不同，「節節」這類名詞重疊式同樣具有表示「逐一」的語義。

8

總而言之，這些具有個體指向語義特徵的副詞與「皆」連用，這似乎意味著「皆」本身也具有分指的功能，而「都」的用例中我們沒有發現類似的用法。

五、語義指向

關於「都」的語義指向問題，已有許多研究。據谷峰（2015）的考察，東漢譯經中「都」左向量化和右向量化的用例數差不多，我們也考察了《六度集經》中「皆」和「都」的語義指向的用例數。結果如下：

表（3）

	左向量化（指向主語或兼語）	右向量化（指向賓語）
皆	100% (122/122)	0% (0/122)
都	81.1% (43/53)	18.9% (10/53)

上表顯示《六度集經》中的「皆」的語義指向毫無例外地都指向左，指主語或兼語，《六度集經》中的「都」左指用例比例相比于東漢時期有大幅增加，但基本上還是保留左指和右指都可的特點。具體用例如下：

【皆】

（5-1）兒，王者之孫，榮樂自由，去其二親，爲繩所縛，結處皆傷。（3-10b）【指向主語】

（5-2）佛告諸沙門：「時和默王者，吾身是也。」諸沙門聞經，皆大歡喜，爲佛作禮而去。（3-11c）【指向主語】

⁶ 魏培泉：《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年。）原文中使用「述語」一詞，本文中統一為「謂語」。

⁷ 用例及語義分析均引自魏培泉：《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同上註）如：「我今寧辦具種種肥美飲食，人別一器肉」的意思為中的「別」當解為「分別」之義。

⁸ 見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京都：朋友書店，1958年。）

(5-3) (王) 布告四鎮，臣民巨細，皆令帶誦心執修行。(3-11b)【指向兼語】

(5-4) 諸各佛曰：「爾爲仁君，慈惻仁惠，德齊帝釋，諸佛普知。今授汝福，慎無憾也，便疾勅民，皆令種穀。」王即如命。(3-2a)【指向兼語】

【都】

(5-5) 昔者菩薩，時爲凡人，聞佛名號，相好道力，功德巍巍。諸天共宗，則高行者，衆苦都滅矣。(3-32a)【指向主語】

(5-6) 道人內觀，分別四大，此地彼水，火風俱然，都爲無人念之志寂。(3-41a)【指向主語】

(5-7) 誓願曰：「令吾得佛，拯濟群生，都使安隱，莫如我今也。」(3-29b)【指向兼語】

(5-8) 時人皆壽八萬四千歲，都有九種病。寒、熱、飢、渴、大、小、便利、愛欲食多、年老體羸，有斯九病。(＝例(3-14))【指向賓語】

(5-9) 海諸龍神，僉會議曰：「……道士悉得，吾等何榮？寧都亡諸寶，不失斯珠。」(3-4c)【指向賓語】

(5-10) 佛端坐不動、不搖、不喘、不息，七日不食，得佛心喜，都無有想。(3-42b)【指向賓語】⁹

六、分布語境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東漢時期譯經中的「都」與否定辭或消極語共現(本文統稱為「否定語境」)的例子較多的現象(武振玉 1998, 陳寶勤 1998 等)。我們對《六度集經》中的「皆」/「都」的分布語境也作了同樣的考察。考察結果列表如下：

表(4)

	否定語境	肯定語境
皆	6.6% (8/122)	93.4% (114/122)

⁹ 例(5-10)之中的「都」看起來很像是語氣副詞，但是佛經中有許多含有「衆想」的用例。如：

• 心入法喜，得現在定，衆想都寂。(《六度集經》(3-43c))

• 無覺無觀，遊於二禪。念清淨，無有衆想，遊於三禪。(《增一阿含經》(2-671b))

可見在佛經中的「想」通常是作為一個集合名詞來使用的，所以例(5-10)的「都」應該理解為指向賓語「想」。

都	56.6% (30/53)	43.4% (23/53)
---	------------------	------------------

具體用例如下：

【皆】

- (6-1) 昔者菩薩貧窶尤困，與諸商人俱之他國，其衆皆[□]有信佛之志。(=例(1-1))
- (6-2) 布施窮乏，濟度衆生，等人僉曰：「衆皆[□]慈惠，爾將何施？」(3-1c)
- (6-3) 王曰飯此中人，皆[□]從其願。(3-6b)
- (6-4) 其後所生天上、人中二道爲常，所願自然。眼色、耳聽、鼻香、口味，身服上衣，心皆[□]欣懌，不懼乏無也。(3-12a)
- (6-5) 十方諸佛，皆[□]善其誓。(3-15a)
- (6-6) 王喜無量，天下拜賀，日與群臣歡喜相樂，民皆[□]稱善。(3-21c)
- (6-7) 種淳得淳，種雜得雜，善惡已施，禍福尋之，影迫響應，皆[□]有所由。(3-24a)
- (6-8) 商人信用其言者，皆[□]獲全命，歸覩六親。(3-33c)

「皆」同消極語共現的例子僅有 8 例，未發現與否定辭共現的例子。

- (6-9) 御心如是，便向四禪，善惡皆[□]棄。(3-39b)
- (6-10) 王爲泣涕，誨喻之曰：「覩世皆[□]死，孰有免之？」(3-12c)
- (6-11) 海有神魚，其名「摩竭」，觸敗其船，衆皆[□]喪身。(3-21a)

【都】

「都」與「盡」、「索」、「息」、「滅」、「止」、「絕」等表示〈消失，消滅〉等消極義的詞語共現的例子共計 26 例。

- (6-12) 時有四獸：狐、獼、猴、兔，斯四獸曰：「供養道士，靖心聽經，積年之久，山菓都[□]盡。」
- (6-13) (佛)曰：「乾坤終訖之時，七日竝列，巨海都[□]索，天地炯然，須彌崩壞。……」(3-15c)
- (6-14) 奉載入宮，授以帝位，即以四等養民，衆邪之術都[□]廢之矣。(3-18c)
- (6-15) 身奉十善，育民以慈，鞭杖衆兵，都[□]息不行。(=例(2-9))
- (6-16) (阿群)曰：「止義云何？」答曰：「吾惡都[□]止，爾惡熾矣。」(=例(3-16))
- (6-17) 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3-13b)
- (6-18) 太子曰：「遠國之人，來乞妻子，吾無逆心。爾爲情戀，儻違惠道，都[□]絕洪潤，壞吾重任也。」(3-8c)

- (6-19) 常悲菩薩，聞佛歎彼菩薩名德，心入法喜，得現在定，衆想都寂。(3-43c)
 「都」位於否定辭「無」前的用例有 4 例。
- (6-20) 佛嘉之焉，令明徹夜而頭不損。心定在經，霍然無想。七日若茲，都無懈倦矣。(3-15a)
- (6-21) 答曰：「斯婦豈有惡耶？婦人之惡，斯都無有。……」(3-10b)
- (6-22) (菩薩) 迴身四顧，索可以食虎，以濟子命，都無所見。(3-2b)
- (6-23) 佛端坐不動、不搖、不喘、不息，七日不食，得佛心喜，都無有想。(＝例(5-10))

「都」用於肯定語境的代表例如下：

- (6-24) 公臣切磋，處座終日，身都痛。(3-51c)
- (6-25) 衆生蠢蠢 都緣幻居(3-23a)
- (6-26) 理家曰：「賢哉！丈夫可爲教訓矣。」即以女妻之，居處衆諸，都以付焉。(3-14a)
- (6-27) 明人如此，內觀其身，四大種數，各自有名，都爲無人。(3-41a)

從以上用例我們可以看到，《六度集經》中的「皆」傾向於出現在肯定語境中，與消極語及否定辭的相容性極低；而「都」對於這兩種語境沒有特別明顯的選擇，與消極語及否定辭（無/不）的相容性要比「皆」高很多。

七、「皆」/「都」語義功能的假說及解釋

(一) 假說

在對「皆」/「都」的語義功能提出假說之前，我們先將前文描述的「皆」和「都」的語義句法的差異歸納如下：

表(5)

對比項	皆	都
量化對象的語義	傾向於〈＋有生性〉	傾向於〈－有生性〉
特徵	傾向於〈＋可數性〉	傾向於〈－可數性〉

	傾向於〈+可分割性〉	傾向於〈-可分割性〉
語義指向	左向量化；指主語或兼語，不指賓語。	左向量化，右向量化均可；可指主語、賓語、兼語
分布語境	傾向於肯定語境	否定語境與肯定語境相差不多

如何對上述特徵進行解釋，我們認為這與「皆」和「都」的認知動因所決定的。認知語言學認為心智掃描(mental scanning)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的認知能力。其可分為總括掃描(summary scanning)和次第掃描(sequential scanning) (Langacker1987: 145)。前者是把一個事件的各個組成部份進行觀測，最後總括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的概念，忽略各個階段所獲得的信息的差異；後者則是順次進行掃描，把各階段的信息差異考慮在內，隨著掃描的進行，所獲得的信息也遞增。我們認為「皆」和「都」在對對象進行量化的過程中，分別採用了這兩種不同的認知方式，導致了其在句法及語義表徵上的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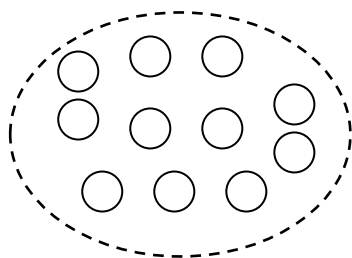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對「皆」和「都」的語義功提出如下假說：

「皆」：對所指集合的每一個成員進行「次第掃描」，最終達到全稱量化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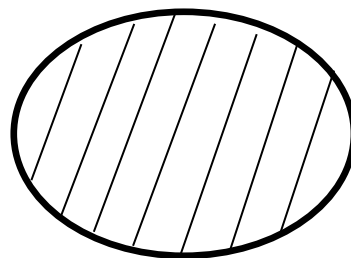
「都」：對所指集合進行「總括掃描」，忽略集合內部成員間界限，凸顯整體特點。

二者的意象圖示(image schema)可以表示如下：

「皆」的意象圖示



「都」的意象圖示



(二) 解釋

1. 對於量化對象語義差異的解釋

「皆」的量化對象具有〈+有生性〉〈+可數性〉〈+可分割性〉的語義傾向；與此相對，「都」所量化的對象則有〈-有生性〉〈-可數性〉〈-可分割性〉的語義傾向。如果將這些語義特徵用一個概念進行總括的話，應該是「有界」的概念，也就是說「皆」的量

化對象多為「有界」事物，而「都」的量化對象多為「無界」事物。

我們在假說中提到，「皆」在量化的時候，是對所指集合的每一個成員進行「次第掃描」，這就要求被掃描的對象之間存在可辯析的界限，即具有〈+有界〉的特點；而「都」則是忽略所指集合中成員的個性，凸顯集體共性，所以被量化的對象不必具有〈+有界〉的特點，或者說要求凸顯〈-有界〉的特點。

2. 對於語義指向差異的解釋

在前文中，我們觀察到「皆」與「都」的語義指向呈現如下特點：「皆」絕大部分傾向於左向量化，指向主語及兼語；「都」的語義指向沒有「皆」那麼明顯，左向和右向量化均可，可以指向主語，賓語和兼語。我們該如何對這種傾向性差異做出解釋？

關於總括副詞語義指向的問題，董秀芳（2010）指出總括副詞指向的目標都是定指性的，古漢語中定指成分和不定指成分沒有句法位置上的分別，所以總括副詞即可指前也可指後，隨定指成分的位置而定。這段分析似乎可以解釋「都」為何左指/右指都可的問題，但是仍無法解決「皆」為何絕大部分只能指前的問題。

我們認為語義指向問題除了與「定指/不定指」這一概念有密切的關係，還會有其他因素的影響，至少對於「皆」和「都」的語義指向而言，可別度（*identifying*）這一因素影響也應該考慮在內。

「可別度」這個術語是陸丙甫（2005）提出的，這個概念把某些語序分布上跟指稱性表現相似的因素概括在一起，如「信息的新舊對立跟指稱性的高低對立」，以及「有生性」、「有界性」等都密切相關。陸丙甫（2005）還結合語言現象，提出「可別度領前原理」，即：（1）如果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可別度高的成分前置於低的成分；（2）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可別度越高的成分越傾向於前置；（3）如果其他一切條件相同，那麼對所屬名詞短語可別度貢獻高的定語總是前置於貢獻低的定語。

根據上面（2）的敘述，我們可以對「皆」和「都」進行這樣的分析：二者在指向定指性成分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但二者量化對象的可別度卻有很大差別。「皆」是對所指集合的每一個成員進行「次第掃描」，凸顯個體或多樣性，換句話說，就是「皆」量化的是可別度極高人或物；而「都」正與「皆」相反，它是把認知對象作為一個整體來感知，凸顯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忽略對象的個性，它指向成分的可別度很低。「皆」的對象的可別度要遠遠高於「都」的量化對象，所以「皆」的量化對象在句中的語序要求自然也要比「都」的對象更為嚴格，傾向於前置，而「都」所指對象在語序位置方面則表現出很強的

靈活性—可前可後。¹⁰

3.對於分布語境差異的解釋

為何「皆」傾向於出現在肯定語境中，排斥具有消極意義的謂語動詞和否定辭，而「都」卻沒有這種明顯的排斥性？我們認為這也是由於二者的語義功能的差異決定的，我們再重新看一下下面幾個用例。

【都】

(7-1) 不殺衆生，道不拾遺，守貞不娶，身禍都息；兩舌惡罵，妄言綺語，譖謗邪僞，口過都絕；中心衆穢，嫉恚貪饕，心垢都寂。(=例(3-15))

(7-2) (阿群)曰：「止義云何？」答曰：「吾惡都止，爾惡熾矣。」(=例(3-16))

(7-3) 閑處窈寂，棄欲無爲。思惟定行，諸穢都滅。(=例(3-17))

(7-4) (佛)曰：「乾坤終訖之時，七日竝列，巨海都索，天地炯然，須彌崩壞。……」(=例(6-13))

上述用例中與「都」共現的所謂具有消極意義的謂語動詞，如「息」、「絕」、「寂」、「滅」、「止」、「索」準確地說，是具有〈消失〉義的謂語動詞，但這也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皆」的用例也可以出現具有〈消失〉義的謂語動詞。如：

【皆】

(7-5) 諸病並進，或一或十，或五十至百年，皆當老死。(3-40b)

(7-6) 術士曰：「善哉！獲吾願矣。」則以毒藥塗龍牙齒，牙齒皆落。(3-29a)

(7-7) 海有神魚，其名「摩竭」，觸敗其船，衆皆喪身。(=例(6-11))

上例中的「老死」、「落」、「喪身」也具有〈消失〉義。兩類動詞所不同的是：在漢譯佛典的語境中，「息」、「絕」、「寂」、「滅」、「止」、「索」等作為非賓格動詞(unaccusative verb)使用時，其動作主體一般都是抽象的概念或很難個別化的群體，換句話說這些動詞通常用於表示集合整體的消失，而很少於表示個體事物的消失，所以同具有「次第掃描」功能的

¹⁰ 劉丹青：〈漢語特色的量化詞庫：多/少二分與全/有/無三分〉（《木村英樹教授還曆記念——中國語文法論叢》，2013年。）指出現代漢語中的「各」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會出現量化域不同的現象。如下例：

(A) 請各系部盡快通知各個班級補考學生做好補考準備。

(B) 在其中一家超市的牛奶貨架上，擺放著各種酸奶。

(A)中的「各」指向「主語」，具有全量意義，可以解釋為全部或每個，而(B)中「各」則指向「賓語」，得不到每個的解讀，只表示存在的大量。根據「可別度領前原理」可以對此做出解釋：當「各」表示全量意義時的可別度要高於表示許多量意義，所以前者需要前置，充當主語的定語，而後者則後置，作賓語的定語。這與本文所探討的「皆」與「都」或許有相通之處。

「皆」相比，具有「總括掃描」功能的「都」顯然更適合與「息」、「絕」、「寂」、「滅」、「止」共現。

另一方面，「皆」的用例中的「老死」、「落」、「喪身」等動詞所示動作的主體則多為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具體的對象，是個體或可以分割成個體的集合，對於這些對象可以使用「皆」進行次第掃描。¹¹

那麼為何「皆」又排斥否定性呢？沈家煊（2015）指出，漢語對事物的量化，不管是全稱量化還是部分量化，是通過「副詞＋動詞」和對動詞「有」的肯定來實現的。無論是「皆」還是「都」在對所指對象進行量化的時候，實際上是通過與對象緊密相連的事件的量化來實現的，其中「皆」的功能具有「次第掃描」的特點，自然要求所指集合中的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具有〈個別性〉的事件與之聯繫，這些事件是相對獨立的，且一定是已經實現的。但在否定句中，與這些成員相聯繫的事件是沒有發生的，因此不存在個體差異，很難被識別，所以「皆」與否定句相容性很低。

與「皆」不同，「都」所反映的認知方式是忽略個體的差異，所涉及的事件本身既可以是可識別的，也可以是不可識別的；既可以是實現的，也可以是未發生的，因此「都」對於肯定語境和否定語境都不排斥。當「都」頻繁地用於否定辭前時，就為語氣用法的產生提供了先決條件。¹²

很多學者認為中古時期「都」產生語氣副詞的用法，是因為「都」多位於否定辭焦點的前面（張誼生 2005，康振棟 2009 等），而「皆」沒有這種傾向，所以沒有產生語氣詞的用法。但是對於為何「都」可以用於否定句中，而「皆」卻傾向於出現在肯定句中，也就是「皆」為何排斥否定這一本質問題沒有作出解釋。也許從本文提出的二者語義功能差異的角度能做出比較合理的解釋。

¹¹ 我們還可以再補充幾個用例：

- 吾後老死，身會棄捐，不如慈惠濟衆成德，即自以首投虎口中。（3-2b）
 - 譬如果樹，結花成實，臨熟落地。（《過去現在因果經》（3-635a））
 - 爾時太子語衆人言：「我於久遠生死之中喪身無數，人中爲貪，更相斬害。」（《賢愚經》（4-351a））
- 上述三個例子中「老死」、「落」、「喪身」等動詞所示動作的主體分別爲「吾」、「（果）實」、「我」，均表示個體或由個體組成的集合。

¹² 《六度集經》中未發現「都」作爲語氣副詞的用例，這可能跟其極少用於否定辭前的句法特徵有關（用於「無」前的僅4例，沒有位於「不」前的用例）；而在稍微晚一點成書的其它兩部早期漢譯佛經《雜寶藏經》與《賢愚經》（公元五世紀左右）中「都」用於否定辭「無」，「不」前的用例已經非常普遍，並且已經能找出明顯表示加強語氣的用例。如：

- 我於爾時，雖爲所殺，都無一唸瞋恨之心。（《雜寶藏經》（4-457a））
 - 王雖見我，都無損減。（《雜寶藏經》（4-489c））
 - 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遶舍周匝，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兩行蓮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此妙好蓮華？」（《賢愚經》（4-452c））
 - 比丘僧，汝當布施。其人心意，都不喜樂。（《賢愚經》（4-378c））
- 上述四例中的「都」都表示「完全、根本」之語義，在句中起加強否定語氣的作用。

八、結語

本文考察了《六度集經》中的總括副詞的使用情況，並重點分析了「皆」與「都」的句法特徵，嘗試從認知語義學的角度對二者的語義功能作出假說，現再次總結如下：

「皆」：對所指集合的每一個成員進行「次第掃描」，最終達到全稱量化的目的。

「都」：對所指集合進行「總括掃描」，忽略集合內部成員間界限，凸顯整體特點。

根據上述語義功能的假說我們可以對《六度集經》中「皆」與「都」的各種句法語義特徵提供合理的解釋。

另外，現代漢語總括副詞「都」既有我們所討論的「皆」的「次第掃描」功能（如「家家戶戶都插國旗。」），也具有中古時期「都」的「總括掃描」功能（如「他頭上都是汗。」）。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變化，我們尚不能給出一個明確的解答，但是作為可能性，可以提出以下兩點：

（一）「皆」逐漸衰退，它的「次第掃描」功能（可能是一部分）被「都」所吸收。

（二）「都」對所指集合進行「總括掃描」，忽略集合內部成員間界限，凸顯整體特點。當所指集合原本是由可以分割的個體所組成的話，實際上「總括掃描」是在「次第掃描」的基礎之上成立的，換句話說，此時的「總括掃描」是利用了「次第掃描」的結果，包含了「次第掃描」的過程。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當「都」被頻繁用於總括「有界」事物時，是可以替代「皆」來實現「次第掃描」功能的。

當然以上這些推測還需要進一步論證，這將作為以後探討的課題。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大正新脩大藏經》：高楠順次郎他，大藏出版社，1924-34 年

二、近人論著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京都：朋友書店，1958 年。

李宗江：〈漢語總括副詞的來源和演變〉，《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上），1998 年。

沈家煊：〈走出「都」的量化迷途：向右不向左〉，《中國語文》第 1 期，2015 年。

谷峰：〈「都」在東漢有沒有語氣副詞的用法？〉，《中國語文》第 3 期，2015 年。

松江崇：《古漢語疑問賓語詞序變化機製研究》，東京：好文出版，2010 年。

武振玉：〈東漢譯經中所見的語法成分〉，《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3 期，1998 年。

康振棟：〈中古漢語否定詞前的「都」〉，《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0 卷第 2 期，2009 年。

張誼生：〈副詞「都」的語法化與主觀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1 期，2005 年。

陳寶勤：〈副詞「都」的產生與發展〉，《遼寧大學學報》第 2 期，1998 年。

陸丙甫：〈語序優勢的認知解釋（上）：論可別度對語序的普遍影響〉，《當代語言學》第 7 卷第 1 期，2005 年。

——：〈語序優勢的認知解釋（下）：論可別度對語序的普遍影響〉，《當代語言學》第 7 卷第 2 期，2005 年。

董秀芳：〈漢語光桿名詞指稱特性的歷時演變〉，《語言研究》第 30 卷第 1 期，2010 年。

遇笑容，曹廣順：〈也從語言上看《六度集經》與《舊雜譬喻經》的譯者問題〉，《古漢語研究》第 2 期，1998 年。

劉丹青：〈漢語類指成分的語義屬性和句法屬性〉，《中國語文》第 5 期，2002 年。

——：〈漢語特色的量化詞庫：多/少二分與全/有/無三分〉，《木村英樹教授還曆記念——中國語文法論叢》，2013 年。

魏培泉：《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 年。

Croft, William.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2003.

Langacker, R.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Adverb "Jie" and "Dou" in "Liu Du Ji Jing" from the Cognitive Point of View

Yang An-na^{*}

Abstract

The thesis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usage of the adverbs “Jie” and “Dou” in the book "LiuDuJiJing", compares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objects, semantic direction, and distribution context of the two adverbs. Moreover, this thesis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of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e two words, and from these results, puts forward a hypothesis for their semantic functions.

Keywords: *Liu Du Ji Jing*, Jie, Dou, sequential scanning, summary scanning

^{*}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Hokkaido University, Japan.

